

全唐文

〔清〕董誥等編

# 全唐文

附唐文拾遺 唐文續拾 讀全唐文札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渤

渤字濬之洛陽人勵志不仕隱嵩山元和初以山人徵為左拾遺不赴九年召為著作郎穆宗朝累遷諫議大夫敬宗立轉給事中出為桂管觀察使太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

上封事表

臣渤言臣伏見今月一日赦開中外僚例應有策略可濟時者悉許上陳無有所隱臣竊以陛下登極已未擢自巖野者惟一人而已臣感殊獎不合私身身既不自私宜愛死若臣者得死於義則榮於生遠矣以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平賊三術並皆請不捨元濟其上是感其大是守其下是戰又言感不感不失為守守不感不失為戰此求廟戰為陛下萬全之謀也其直言必戰者是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奮不顧身真陛下義勇之臣也昔漢代先零羌反趙充國守屯田辛武賢請討襲宣帝兩行之雖各成本功豈如陛下雄邁獨斷克斬滅兇虜則微臣前者上言為國之道也今掃清淮西是陛下之聖也杜稷之禍也臣獨不勝懇款願朝廷增修德政以享外寧之功輒復自忘幽朴遠獻芻言冀以塵露少裨海嶽竊以陛下天縱生知又嗜學不倦故臣敢依託經史敷陳下情特乞聖慈容其迂繁曲賜終覽則疎退小臣死骨不朽矣臣某中謝臣昔負薪偷暇讀書至周禮見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即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書敘又云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然則三五之君君之至者矣臣曾學易見三皇之道加以書見五帝之德加以詩禮見三王之仁加以春秋見五霸之義尋戰國策極於隋史

見沿代得失參以百家統以九流又遺其繁華撫其精實收視點聽順其所自故遊涉中理也考三皇之化自冥於天天道道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易稱先天而天不違又云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是三皇在上至朴未散天下大同無思無為逍遙而已五帝之教自冥於地地則天者其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書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天明畏自我人明威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也五帝在上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百姓不知其德至矣三王之政自冥於仁仁效地者不識不知無思不服本以六德六行文以五禮五樂孔子曰以仁理人又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也三王在上上仁下義仁義相感天下太和故行葦天保之詩作成康襲政刑措四十年至於五霸力義統盟功過採駁傷壞王猷秦政賊隳周法刻去并田殘蝕六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二世而亡漢高帝寬仁大度與人同利任能使善聽納竟旬萬國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彼蕭曹輩生於秦長於秦習於秦感於秦不盡刷秦惡特見制度與夫三代聯輝此其未至也然皆根於忠朴與清靜其世代長久者亦在此文帝躬約素德罷擗露臺卻千里馬照然與刑措無異賈誼尚以為皇號甚美論德不稱豈非兼以造程裁範未抵大中歟景武昭宣亦各有美皆以樂賢從諫風流無窮元成哀平通有輕重皆以賢賢嬰佞稔壘七國光武皇帝雖白水乘善德賊莽百萬且潰且溺又平赤眉關馬隴蜀諸寇非項氏等夷其任命與三傑亦異校其武蹤功次高祖若乃稽古宅周勲臣壽儒學光教化浹洽躬踐理平自牧以謙自勤以勞兢兢若不及過矣無次也明帝孝思敦九族肝食以達幽枉無伴私無矜色帝帝性仁厚行春

今建胎養法賦貧人以苑地和帝符瑞省貢獻有明章餘風皆洛都之令主自殤已下不足徵也桓靈不道羣醜侵攻誅滅賢俊流毒燕人驚官於朝列肆於內羣盜大起腥聞在上赤帝之祚其亡也忽焉蜀先主任託孔明有仁人風烈魏文帝帝父業擅妄大言輕譏舜禹摧末疎本其昏塞劇矣然災眚罪已罷勅三公終制省薄亦足稱也此外無他勝略繼以荒尤鄒蒙敵臣奸雄延數代而亡實為幸矣晉武承三葉權力通一淮海焚怪服讓泥金容劉毅直辭輝光灼然達欽言矯讓使輔衣左袵數百年華風不振者罪朽矣矣南北分朝質文術背迥邦者根柢才騁奇算約之以勤儉必有夏呂之功焉殘國者皆淫逸其心猜毒溺私移之以務奢奢奔必有共隸之敗焉嗣主善惡素敦三者擬諸二漢兇或逾之美不及者也大槩吳風巧其失也浮虜俗愚其失也鄙滯各不勝質故陳滅於隋昔漢世祖帝龍蜀更詔以書貴服其心恥以虛為勝也何以造以鳥夷索虜相濟得不愧顏於讓咻通樂乎自隋沒唐祚十一帝頌春嚮二百年矣革土垂號亞姬敵劉但房杜病同蕭曹祖述秦漢憲章周隋使周邵得擅美於前代若龜玉毀於楨中矣乃元宗中興崇敬環直敏未達直不深皆輔理名才不宜責以經國也李林甫元載媚君以佞諛迷君以嗜好引誅異封其邪志致逆禍放釁燎原不滅者非二子而誰異代同僥共汙三紀遂使朝多忌諱俗尚苟容波驚雲擾蕩動不息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竊聞至德以來天下常思太平君臣之心非不懇切迄於今來未稱者是人倦而不知變雖君儕堯禹臣越伊周詔如尚書典誥日下既不行之行之亦何由得通且久乎易

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祚聖唐以變通之數遺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大愿必自此而更始矣臣觀前代嗣帝功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也宜乘今致雍寇之勢以德制恒充則恩威兼暢矣恩威兼暢而又加之以捨小過舉賢才則陛下雖欲讓太平之勲美臣知必不得明矣伏望廓開聖德以撥亂意自兼刺秦滅政志於炎吳間再造鴻業與天地惟新馳之於無窮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聖代以五朝管太平其難如此臣又竊聞之陛下使工伎必能是不欲其兩傷也如此推而進之則建皇極致雍熙如指諸掌乎臣疑宰相公卿羶其略但故沃之次第未及使陛下翹思文武凝望殷湯主憂臣辱執不憤歎今陛下蹈道據德安仁存義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美兼矣與人同利從諫如流尚約素斥珍奇則漢高孝文之美兼矣尊儒學統統若不及幽枉必達無佞私無幹色則光武孝明之美兼矣任託不惑容受直言則蜀先主晉武之美兼矣約以高祖太宗之善訓賈以陛下之明聖總率前美混論消息融而為至德發而為元化以王道為尺以大中為刀度時之宜裁酌古今引知蕩寬驅未還本正六官敘九疇舉王制俶月令調兵食崇孝悌敦九族闢諫路顯儒學退文華黜選舉復後造定四人省道釋明刑以行令理兵以禦戎然後經之以禮樂緯之以道德推誠信以化之播風雅以揚之坐明堂登靈臺休息乎祥氣之間陛下襲羲軒於上公卿儕履契於中黎元惟鼓腹於下挹甘露醴醴泉禽畜不為難矣臣愚蒙聞不識遠大伏望下宰相公卿大夫議之如誓言可採伏乞搜嚴封野博引海內巨儒耆德元識明斷之士大開學館與朝賢參

講令其稽古慮時據經更俗仍使切礎周洽復出精義重作制度使合乎宣父繼周之旨夫正氣振彼承家鼠寇戎狄裔夷若槁葉迎霜輕冰涉暑警然已去間然已亡固不足慮於聖慮矣今臣謹竭管見獻五事如後是非疏密懇在天鑒冀爾昏塞何能自分若乃沿革次第時政所切伏計宰輔必已詳奏亦不敢更言臣今幸生聖代又曾謀處諫垣逢中興特放之期如太平必成之術實懼不言為罪也狂瞽微臣不勝感恩中憤之過謹勒紙承人某奉表被露丹慝以聞臣渤誠惶誠恐

虞理投匭人奏

應進狀人論事大者請分析開奏次者請申中書門下小者請各牒諸司諸司若處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即請具事縣聞奏如投匭人有欺枉責問得情狀請本罪之外更加一等又寶應元年六月勅如有告密人登時進狀分付金吾雷身待進止今緣匪院無械繫之具忽慮兇暴之徒難以理制請勒安福門領付金吾仗雷身然後後牒送御史臺京兆府冀絕兇人喧競

論雙日視事表

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候雙日是畢歲臣下親天顏獻可否者能幾何

考京官表

宰臣蕭儉段文昌崔植等當陛下君臨之初首任宰相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以一付之實宣化理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恐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中炯戒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則教化不立矣

臣聞政之廢興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勸又不能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交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是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辨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改遊幸驪山宰相與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艱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疾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遲退疾也何所避辭其蕭儉段文昌崔植三人並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賜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章等諫吹遊是皆恐陛下下行幸道途漸遠自此恣情無度又思馬有銜栗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繼以兩省官大諫於朝有懲激事君之禮可以誠無言者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選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畧冠供奉官之首合考上下級與于臺上下考于臺以犯賊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臺章道冲韋正牧皆以犯賊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中然項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是明問於君幽欺其先請賜考中下伏以昔者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翰林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為罪不懼言之為罪也今其三品官考伏線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已下官續具條疏聞奏

諫晏朝

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積諸內憂倦既積災孽必生小則為旱為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也

奏請停徵久遠通懸疏

伏奉詔勅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二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早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通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

論中人擊崔發疏

縣令不合與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奉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

請免渭南攤征逃戶賦稅疏

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四十餘戶閩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畧相似其弊所自起于攤逃約十家內有一家逃亡即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長定有逃即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弊戶不盡不休此皆聚斂之臣競剝下以奉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絕其攤逃以見在戶家產錢數為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此而云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遂之

桂州舉前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自代狀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觀察使臣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曾任容管經略使行朝廷威恩得蠻夷畏愛可以備方隅之任總兼察之權使其處臣之官代臣之職必能獲悍柔服豁洞又安伏乞聖慈允臣所薦臣某不任誠懇之至

奏桂管常平義倉狀

臣伏詳勅文本救荒款忽有危切貴及其時當州去京往來萬里奏迴方給豈及饑人臣請所管忽遇災荒量事賑貸訖續分析聞奏庶使遠人速活聖澤遐流臣之所管僻在嶺外迫以山賊人尤難理若令數改必困蠶食常平義倉本救災害向為歛診擢臣處之方鎮臣宜竭力上答皇明伏乞聖恩允臣所奏庶使皇靈遠被獲俗知恩

辨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馬郡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曲榭者尋輪東湖沿湖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於南隅忽遇雙石嵌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聲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潭溢其山涵其英聯氣凝質發為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蔗峯皆可以斯名冠之刊列前謬雷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記

司空侯安都廟記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望韶石之山既至郡則瞻張公之祠以謂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未知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偉予請言其畧山之肇述自荆

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陸起為炎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鬱然為祝融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八百餘里峻極崇高幾五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積丹崖紫壑神仙之宅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末具南史工隸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善騎射為邑里豪雄陳武帝時強梗數起惟與公定計稱為侯郎未嘗名乎侯景擒王僧辯破徐嗣徽刺齊將降蕭政所向必克其智勇之大畧如此始封富川縣子次授南徐州刺史又進爵為侯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又遷司空又進爵為清遠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議未知所立公獨翼戴臨川王是為文帝何其壯哉公起布衣提義眾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臣書勳竹帛所謂豪傑之士也侯師成以功烈為陳將軍張子壽以德業為唐宰相詔之曲江所謂將相之鄉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難乎其終而子壽最為稱顯也余嘗東遊泰山西登華嶽南觀衡廬顧未有以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嶽者蓋其遠在南裔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今里中習俗流風慷慨猶存時或早潦四遠來祈未旋輒應公之族有登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託子記之子既作記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祈思報德以長言而歌之歌曰天作高山兮去天幾何舉岫巉巖兮與天相摩紫桂千尋兮上拂金波飛瀑萬丈兮倒傾銀河宅靈氣兮鬱鬱我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入拔畫城兮親提義戈百射百中兮戰功居多爵位崇極兮人誰我過咸名震主兮莫予敢欺齋中會客兮舉趾遙遙擊戍黠翰兮掉頭吟哦昔時門巷兮今已張羅當年富貴兮恍若南柯哀江南兮淚洩沱弔故里

今影婆娑空餘古祠兮白雲東坡緬想陳迹兮清風蕩蕩  
 真佳酒兮伐鳴鐸折瑤草兮席輕莎靈紛起兮舞雩俛首  
 紅杞兮足繡鞵神之來兮楊玉珂芳菲非兮雜芙蓉神之  
 去兮朱顏配香冥冥兮駕蛟鼉西風瑟瑟兮吟黍禾暮雨  
 瀟瀟兮濕釣蓑此方之氣兮神人以和此方之物兮天無  
 薦瘳我作此詩兮匪商之那俾爾遺俗兮慷慨而歌

真系

今道門以經錄授受所自來遠矣其昭彰尤者僕緝紳先  
 生不惑者自晉興寧乙丑歲眾真降授於楊君楊君授許  
 君許君授子元文元文付經於馬朗景和乙巳歲勅取經  
 入華林園明帝登極及季真啓還私廨簡寂陸君南而立  
 崇虛館真經盡歸於館按黃素方因緣值經准法奉修亦  
 同師授其陸君之教楊許之曾也陸授孫君孫君授陶君  
 陶君授許君之遺經畧盡矣陶授王君王君又從宗道  
 先生得諸勝訣云經法秘典大備於王矣王授潘君潘君  
 授司馬君司馬君授李君李君至於楊君十三世矣楊許  
 並越漢空真許令亦終獲度世馬父幸會而不業自陸君  
 已降則帝者無不趨其風矣此皆史有明文或遺迹可訪  
 又世世從事於斯者其支裔焉且知理而不知神非長生  
 之士也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為而無不為者我真宗之  
 道也道無否泰教有通塞塞而通之者存乎其人故予述  
 真系傳其同源分派者錄名仙籍不緝於此時貞元乙酉  
 歲七月二十一日於廬山白鹿洞樓真堂中述

少室仙伯王君碑銘

少室山天標中氣吐頤沒洛潛甸神洞別輝日月為靈人  
 正府府有伯太清正中莅之故劉北臺光其前王法主襲  
 其後法主聊耶人諱遠知陳揚子牧靈臺一作子母丁感

風化胎年七歲日識萬言宅華陽師陶宏景賦矜鐵羽元  
 業遂能精融道數馳張化機降真易髭鬚延賓氏祖魄疑其  
 統天與真宰為徒矣涉陳越隋暨我唐皆宗之語門弟子  
 潘師正曰吾被署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而化享齡一百  
 二十六高宗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闡道也貞元癸  
 未郵人至自廬嶽樓託瀝溪牽蘿踐危深入丹窟漱挹瑤  
 水成仙儲洛游禮空投誠銘辭於石銘曰  
 道結元氣神機真精玉膏金芝凝質自靈跡散霞岫思激  
 霜颺浮邱往矣光塵寂寥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

吳荆牧陶濬七代孫名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振  
 母夢日精在懷并二天入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曰當孕  
 男人非凡人亦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因  
 讀神仙傳便有乘雲取龍之志年十七與江牧稽炫劉侯  
 為宋昇明四友仕齊感數王侍讀皆總記室脫疏精麗為  
 時所重師法及清溪宮成獻頌宣旨褒贊兼欲刻石王儉  
 議異乃止年二十餘服道後就興世館孫先生謄粟經法  
 精行道要始通幽微轉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  
 賜與甚厚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自齊以來未  
 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造靜自稱華陽  
 隱居書疏亦如此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每聞其響便  
 欣然而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懸辭得止然勅命餉養恒  
 為煩劇乃造三層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其下  
 令一小豎傳度而已潛光隱曜內修秘密深誠所詣遠屬  
 霞人可謂感而遂通者也身長七尺八寸為性圓通謙謹  
 心如明鏡遇物斯應少憂戚無嫉競誠喜怒澹哀樂或有  
 形於言述者是顯事廣物深慕張良之為人率任輕虛飄

飄然恒有雲霞氣其所修為皆自得於心非傍識能及尤  
 長於銓正偽謬地理歷算文不空發成即為體造渾天儀  
 轉之與天相會其無真語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  
 永元二年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圖覽未定先生乃  
 引諸識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  
 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自此之後動靜必報先生既  
 得秘訣以為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皆給之又手勅各送  
 先生畫兩牛一牛散放於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  
 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  
 致之理時有大事無不前已奏陳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以  
 大通獻刀二一名善勝二名成勝為佳寶梁帝金樓子云  
 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宏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  
 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常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  
 不信朝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事競說元理不習武事  
 侯景之難並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  
 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  
 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陸逸  
 冲稱上足焉

晉茅山真人楊君傳

真人姓楊名義晉咸和五年九月生於句容似吳人潔白  
 美姿容善言笑攻書好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而通  
 靈與二許早結神明之交二許映思元薦於相王用為公  
 府舍人以永和初受中黃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劉璞傳靈  
 符建即魏夫人長子也君洞沈應感虛抱自得若燥濕之引水火冥  
 然幽歎相襲無朕矣年三十六以興寧乙丑歲眾真降授  
 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  
 真人清靈張真人桐栢王真人紫陽周真人中茅君小茅

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元夫人南嶽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莫不寬旌暗曳神轡踴躍紛紛屬乎煙霄淪蹤收於俗蹊譙警全響於君月無曠日歲不虛矣君師魏夫人儷九華而朋于諸真故安妃云明君受質虛閒秘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必高佐四輔承制聖君主察陰陽之和氣爲吳越鬼神之君復二十二年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今若不耐風火之煙可尋劍解作告終之術也真語算以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許顯先師告顯父穆亦因君偶真故許氏九人雖道慶自先歿至神發如塵鑿燦輝瑩之功並歸于君矣

### 雷平山真人許君傳

真人許顯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晉護軍長史真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入易遷宮真人幼獨標挺含真淵疑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堂潔標批俗務如泉去囊盈其科而自進居雷平山下師楊君傳三天正法曲素風文復定錄真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學道當如穿井并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豈得見泉源耶真人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間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源館中常去來四年方平臺故真語云幽人在世時心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幽人設座於易遷戶中朱真人化後十六年當度東華交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二錄太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歲咸康七年辛丑生自太和三年已後無復顯跡世譜年三十則庚午年去世者舊傳云在此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而不起明且視形如生壇今猶存真語云從張鎮南授衣解法蓋夜於壇上去耳娶建康令黃演女生男黃民乃還家仙人臨沮令許君傳

臨沮令許仙人名黃民字元文上清仙公顯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孫以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石頭倉丞南蠻參軍臨沮令永興三年京畿紛亂今乃奉經入剡爲馬朗所翹朗從父弟半亦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稱各加崇敬元嘉六年欲移居錢塘乃封其真經一府付朗靖中語此是仙靈之跡非我自來縱有書亦勿與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時而終時年六十九真語言黃民及伯祖邁姑婆娥皇伯聯與黃民子榮弟孫女瓊輝並得度世馬朗敬經若君父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堂宇朗妻數見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其家皆係富壽朗念何道敬竊書泄意乃洋銅灌廚齋勅家人不得復開朗終于洪及季真猶共尊尚景和元年暹惠朗諷父季真啓取季真善道術爲當時所知及至奉呈於華林園既見真跡環異朱黃煥赫不敢窮覽至明帝登阼季真乃啓還私廨陸簡寂南下立崇虛館經亦歸于館何神真巧運既闕於馬又發於及終授於陸君父馬猶巾凡負籍幕之榮而無容入其妙焉

###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傳

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啓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識緯靡不總該以爲先天樞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爲徒者載在金編玉宇不形于此遂收跡於中冥搜潛衡衡湘暨九菴羅浮西至巫峽我唱如雷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扣元威神授靈訣適然自得通交於仙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味其風而邀之先生不顧及太初難作人心駭疑遂浙江南遊詣匡阜之勝槩爰構精廬深雪風波之恩沐浴浩氣挹漱元精宋明皇帝軫軒皇淳風

欲稽古化俗虛誠致禮至于再三先生固稱幽憂之疾曾莫降昞天子乃退齋築館恭肅以進之不得已而莅焉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真之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以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父氏所寶經訣並歸于我焉初先離山有熊虎猿鳥之屬悲鳴擁路出谷而止及天子不豫請事塗炭之齋是夜卿雲紛郁翌日乃瘳先時洞真之部真偽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至于今典式焉桂陽王構逆暴白骨遍野先生具棺收視而盛之其陰德密運則無得而稱也迨元徽五年春正月謂門人曰吾得還山可整裝取感訝詔旨未從而有所說至三月二日乃偃卧解帶理輝燦目瞳映朗但聞異香芬馥滿室而已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宇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顧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鍊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諡曰簡寂先生以故居爲簡寂館宗有道也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代門徒得道者孫遊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璋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中都化流東國帝王冀其規人靈宗其法而委世潛化遊影上元微言既絕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緝遺蹤提綱振紀光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後途者矣

### 齊興世館主孫先生傳

有吳裔子孫名遊徽字穎達東陽人也幼而恭長而和其靜如淵其氣如春甄汰九流潛神希微嘗步赤松綢緞雲堂遂卜終焉之地宋太初中簡寂先生至自廬嶽雲遊帝

宅先生乃樞衣而趨嗣承奧旨授三洞并所秘揚真人許  
 據手跡因茹米卻粒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彩潤酒精爽  
 秀潔髣髴叔上賓方旋舊室搖撼道機斷數真假與褚章  
 朱四君交密齊永明二年詔以代師并任主與世館於是  
 搜奇之士知襲教有宗若鳳萃于桐萬禽爭赴矣孔德璋  
 劉孝標等爭結塵外之好後顏謝病歸山朝命未許至永  
 明七年五月內以揮神託化沐浴稱疾怡然而終門徒弟  
 子數百人唯陶宏景入室馬自恭事六載義貫千祀唯貴  
 知真故特蒙賞識經法語訣悉相傳授方欲共營轉鍊已  
 築藥石將就治合事故不遂

唐茅山昇真王先生傳

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墨首之子外祖丁起梁駕部郎  
 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又聞腹中啼實誌曰生子當為神  
 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  
 入華陽事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藏祿傳諸  
 祕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資送還茅山先生  
 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元秘大建末靖室中  
 忽有一神人醉卧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卿是得道  
 之人張法本亦甚有心吾欲並將遊天台山石橋廣閣可  
 過得彼多散仙人又常降甘露以器盛之服一升可壽得  
 五百歲卿能去否先生便隨出上東嶺就法本至山半忽  
 思未別二三弟子付鴻經書背行三十步迴望神人化為  
 鶴飛去隋晉王廣鎮揚州王子相柳頤言相續奉請先生  
 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王踐阼勅  
 崔鳳舉諂帝親執弟子禮勸城都起玉清元壇以處之  
 仍令代王越師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  
 房元齡微服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因以實

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授三洞  
 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  
 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置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  
 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  
 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照  
 如鏡應物無私時有實德元先經揚州過司命使者言其  
 有重祿以九九數當終命德元求哀於使者云真人王法  
 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元  
 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  
 三年至高宗朝德元為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  
 世呼先生為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  
 仙格以小時誼狹一童子吻不得白曰昇天暑少室仙伯  
 將行在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  
 十六歲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祕訣為入室弟子陳羽王執  
 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替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  
 夫諡曰昇元先生乃勅置太平觀度滿四十九人天后嗣  
 聖初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諡昇真先生明皇天寶中勅  
 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仙跡焉

中嶽體元潘先生傳

中嶽道士前有天師次稱潘先生先生名師正趙州贊皇  
 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先生真氣內融輝光外發  
 如隋珠荆玉不假於飾而人自寶之隋大業中入道王仙  
 伯盡以隱訣及符籙相授棲於太室道遙谷積二十年  
 但嚼松葉飲水而已高宗皇帝每降鑿觀詣精廬先生  
 身不下堂接手而已及問所須答言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帝與武后共尊敬之雷連信宿而返再勸於所居造崇唐  
 觀嶺上別起精思院以處之勅置奉天官令於道遙谷口

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復於苑北面置尋真門太常奏仙  
 樂又以祈仙望仙魁仙為曲皆謂先生名焉前後賜詩五  
 百首先生每歎曰大丈夫業道不能減影靈林以煩世主  
 吾之過也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帝數駕斯道祈歎  
 愈加踟躕山隅輟策未往以永淳元年告化時年八十九  
 帝追望不止贈大中大大夫諡曰體元先生先生神標仙骨  
 雅似隱居夫階真貳輪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十八  
 人並皆殊秀然驚姿鳳態眇映雲松者有書法昭司馬子  
 微郭崇真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  
 備矣時陳子昂又作頌云云

王屋山真一司馬先生傳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元孫名承禎字子微河內人也少事  
 體元先生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體元特相賞  
 異謂曰我自簡寂傳授正法至汝六葉矣先生是後因浪  
 遊遠詣於天台山武太后聞其名召至都降手詔贊美及  
 將還勅李嶠餞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子承  
 禎就山迎至京入宮中問以陰陽數術先生對曰經云為  
 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且目所見者損之尚未  
 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治身無為則清  
 高矣治國無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君曰遊心於澹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大人與天地  
 合其德是知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  
 帝歎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因固辭還山乃賜寶琴一張  
 及寶文帳中朝詞人贈詩者百餘首開元九年明皇又遣  
 使迎至京帝親授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入都先生  
 又請歸山帝賦詩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宇以居之先  
 生因上言今五嶽之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



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請別立齋祠帝從其言因置真君祠其形像制度皆請先生推按道經創爲之高先生頗善篆隸寫三體道德經列正文字者五千三百八言爲真本又撰修真秘旨竊之者得其門矣勅於先生所居置陽臺觀帝自書額并相續賜資甚厚至二十三年告化時八十九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貞一先生又御製碑文先生門徒甚眾唯李含光焦靜真得其道焉靜真雖女質靈識自然因精思問有人導至方文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貞一也乃歸而詣先生亦欣然授之

### 茅山元靜李先生傳

宏孝威者晉陵人家本純儒州里號貞隱先生避敬宗皇帝諱改爲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霄慈向泰類暗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神色皆敬幼攻篆隸或有稱過其父者一聞此義終身不書後事貞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者於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跡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教人是引後學升堂粟元訓也先生元氣不散瑤圃虛朕達靈久矣晦輝爲常動非用閉靜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跡可名常道不可名也孕育至化虛融物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摳衣而進者仰範元和若秋芳之依眉蠟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損祥屢應視同眾象士庶諮詢色受其意常令章壇閉院熏火擇新精微誠敬率皆類此開元末明皇禮請先生而問理化對曰道德君王師也昔漢文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

乃似繁風耳帝加元靜之號以尊之無何固以疾辭東還句曲山勅於其所居造紫陽觀以居焉自後天書繼至資奉相續及公卿祈請往來無虛月卒使元門之中轉見真操持慈儉之實歸義皇之風至矣哉先生之教也所撰仙學傳及論三元異同又著真經并本草音義皆備載闕遺窮蹟精義矣以大歷四年冬十一月願謂入室弟子韋最昭五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怡然若坐亡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芝草叢生執簡如常和色不去據真經斯乃乘化自然仙階深妙者也景昭授泉洞虛洞虛授李方來皆嗣德不墜時柳澈又頌先生云古有強名元精希夷黃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真性所容太元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齡我見常安明皇仰止微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邈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真精自持順化而去人焉能窺元科祕訣本有冥期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三

李聽

聽字正思太尉中書令晟子以蔭爲協律郎累兼御史大夫夏綏銀有節度使從靈鹽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立爲河東節度使以功封涼國公兼帥魏博罷爲太子少師拜邠寧節度使授太子少保充鳳翔節度使從陳許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卒年六十一贈司徒

### 修大海佛寺石像奏

隋大業初高祖神龜皇帝任鄭州刺史日爲太宗文皇帝疾恙祈福於榮陽縣大海佛寺其答如響因建一石像像下刊記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盡磨於土壤中今榮陽縣令李元慶新加嚴飾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敢不奏

潘滔

潘元和中時人

### 文公祠記

按邵陽圖經公姓文諱斤晉咸康中爲高平令隱於此山得道羽化故名文仙山又據湘川記云山上有石牀長一丈有四尺叢竹蒙密隨風飄揚委於牀側每遇亢陽祈禱有應洎唐貞元十年上天愆陽早魃爲虐草木黃落如恆如焚於時州伯太原王公高縣宰昌黎韓公謹輝至誠懇請曰如神降臨膏雨霽霽卽爲刻石記事當時響應雲行兩施年穀既登倉廩充實夫神靈無方感而遂通昔太公治澶壇風雨不敢犯劉昆牧宏農猛虎爲之去豈非以德化所布飄風驚獸不敢侵界焉以此觀之實由政之所及德之所致鬼神爲之福祐神功爲之降澤若乃德之不修政之苛刻而妖由此作災由此起吉凶報應如影隨形信

矣夫嗚呼人物遷變未達誠願至元和三年歲在戊子災患薦臻旱又甚矣州牧濟陽丁公立邑君馮翊莊公齊命官啓告酬願立碑遂雨澗四溟潤澤九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上憑神休之恩下賴牧宰之政野老荷蒙與笠相對佇錡而歌曰我聖君兮德巍巍擇良牧兮治邊陲感神功兮雲雨施稼穡如梁兮又如茨無階達天真兮威願立乎豐碑闕境耆老稽顙告余皆願修文以神聖德刻之貞石永傳芳休既無絕妙之詞難傳至貞之述銘曰

飛丹潤濟冰雪溶道成羽化神仙宮幾乘白鶴歸舊峯城那是令人不同霓裳縵紗隨天風紫煙散盡祠堂空山寂寞今花木隆石牀空山留仙蹤微飄騷屑搖條叢叢人祈禱清廟中神功應化無不通天早曠兮雲從龍灑膏雨兮九穀豐黎庶歌兮樂時雅願立碑兮表聖功勒文字於堅石與天地兮無窮

邱元素

元素元和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荆南節度使

天王道悟禪師碑

道悟潛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允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蕭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頌沐指示會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難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荆州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會未修削觀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徇衝火發內外洪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

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關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

許志雅

志雅京兆人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裴行太原王

公墓誌銘

公諱叔雅字元宏太原祁人也其先食采於祁因邑命氏軒蓋蟬聯奕葉茂忠貞孝友史不絕書素風懿範繼華紹烈誠有國之柱石為今族之領袖三代祖祐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隋拜司空兼中書令諡曰忠烈忠烈生皇朝比部郎中資州刺史師威公之高祖也資州生朝請大夫澤王府司馬清源縣開國男守節公之會祖也清源生渝州刺史贈懷州刺史一公之王父也懷州生金紫光祿大夫試秘書監兼御史中丞衢州刺史贈揚府大都督諱承俊公之先考也以中書之勳烈比部之令望清源之宏茂懷州之懿德中丞之雄邁世濟其美慶鐘後昆公即中丞第四子也弱不好弄幼而能文一見不忘有類王充之敏五行俱下不慚應奉之材為善孜孜小心翼翼恭敬以奉上篤愛以臨下接士必盡其才修己不疵於物錄是鄉里挹其仁朋友伏其義時秘書郎嚴維有威名於代雖以公年幼交契老成若蔡邕才重拔王粲於

弱齡李膺望歎孔融於稚齒齒其至性敦重機關淡遠每器而厚之時攜幼弟適鄆為賦詩以贈云萬里天連水孤舟弟與兄時屬而和者連郡繼邑染翰飛翰暮月不息錄是聲華藉甚於公卿間郡舉進士纔及京師動目屈指傾蓋結轍為禮部侍郎劉太真見知遇再舉而登甲科決辰之間名振寰宇俄為山南東道副曹王幕辟為從事丁太夫人憂服闋調補右衛軍府兵曹參軍環衛望高以優賢也未幾為嶺南連帥韋公丹舉列上介表遠左金吾衛兵曹參軍連府才雄軍門瞻重每下徐孺之榻獨奪陳琳之筆屬本使節制東川府暮遂散邀公獨行奏遷廷尉評兼監察御史府公再遷慈晉俄領江西復隨鎮拜監察御史裏行以南康開假行刺史事盡閩里之情祛疲茶之疾人得歸厚吏不敢欺歲月之間增復臨臨川南郡之理仁風所被清議攸彰無何寢疾經時沈瀆以元和四年正月七日告終於洪州南昌縣之官舍春秋五十有五嗚呼哀哉以公之孝可以動神明以公之忠可以闡社稷以公之德可以反澆漓以公之仁可以厚風俗有一於此即為全人況其者乎奈何天不與善奪重器民不幸歟時不幸歟夫人河東薛氏故禮部侍郎元女族謂清門家稱令室以闡謙睦中外以端闡奉公以伉儷之重加於人一等如賓之敬禮若常林居家有恆情如顧憐由是時論多之有一男一女男曰高陽女曰吳蔓皆在孩幼哭無常聲公雖臨郡佐幕以親潔自約律條所入皆均親愛故不勝其貧輻輳車既還亦無以非於時南西道連帥御史大夫韋公丹以公實四府始終如一感歎追舊情均支屬賻貲白金加以將校護喪聞者壯其高義以其年十月十三日歸窆京兆府咸陽縣之延陵鄉附先塋禮

也志雅親同懿屬表比斷金見記斯文衞哀永歎銘曰  
汪汪王公德門之秀儒宗賢士茂族華胄忠爲信臣義稱  
良友器逾瑚璉人推領袖何備其能不豐其壽嗚呼哀哉  
歲月云邁言歸錦京綿歷舊遊想像襟清修已終古閉於  
佳城蒼莽日落蕭颯風驚寒原故里丹旆新塋嗚呼哀哉  
威德無窮傳今與昔闕於元壤斷茲貞石陵谷是遷今問  
不易泣下漣瀾氣填胸臆嗚呼哀哉

尹悅

悅元和時人

瀛州使府公宴記

講信修睦諸侯以之於是行者具書幣受辭令居者接行人  
投客館交聘達情燕享載設禮也元和六年秋悅奉方  
伯常山公命致問於瀛州使府使府東武公惠我方伯之  
好於使者嘉儀是隆悅登庭再拜畢主愉賓肅肅府中  
僚吏書佐咸左右相無不穆如翼如東武公乃以禮成之  
明日啓大幕潔崇堂以簞客焉於時金殿已扇玉露方塗  
序帶雁而知涼地翔鸞而覺勝戟森衛氣靜於羆熊弓  
影長懸令清於霜雪樂進而舞迴燕趙酒行而光溢瓊瑤  
及乎三爵告終陔夏爰奏東武公從容揖賓賓復再拜以  
退則有庾杲蓮花王恭楊柳意在纏綿驪歌復中使悅從  
而述焉以備故事且記盛也

廖有方

有方交州人元和十一年進士改名游卿官校書郎

書胡信板記

千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畧忽聞呻吟之聲潛聽  
而微假也乃於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  
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踴躍叩頭久而復語惟以

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賻焉  
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  
人臨歧悽斷

胡季良

李良元和時人工行草書

續吳氏墓銘

關標於史冊關雖著於詩首節一貫也安君今墳渤海  
吳氏儒奉道爲鄉閭之令望以夫人爲長爲孝婦  
於嚴母全之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以大和九年  
終於烏程縣臨若鄉之私第年五十有三比歲年則非天  
折關痛青春卽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  
之西安君感其遺蒸祀買石誌德紀之關子曰師敏承  
關保終於禮也石闕文以詞曰  
仁王山令寺西園孤墳寂寂今開關婦德兮黯黯孤魂平  
生義關石誌言

劉公典

公典元和時官祠部員外郎

太常觀四夷樂賦以澤被遠夷附聲頌爲韻

聖皇窮天覆以張宇極地載以先宅端拱協有虞陶唐獻  
樂奏戎夷蠻貊豈不以泱泱元化沐浴聖澤于是觀禮掌  
其方位太常總其樂器列在天庭陳其鼓吹傑傑兜離風  
旋鳥翅其舞也無進旅退旅之容其音也非儼如繹如之  
義狄觀聘能扶婁效智既夷樂之具陳彰帝德之光被觀  
其隨樂官入禁苑荷恩單化及之德無踰山涉海之遠我  
聖君文明立極化本雍熙太和克同於天地貢樂不假於  
蠻夷所以司於太常奏於丹墀俾華夷之風不隔羈縻之  
義在茲夫其始也伊四部之爰來關九門而並入水火之

位雕題衣毛以相向金木之方皮服左衽以對立於以彰  
四夷之咸賓於以表五兵之載載雖博考之有聲靡燿  
之可附樂章既異無勞季札之觀曲度自殊奚假周郎之  
顧爾其非今非古乍濁乍清不離中華之樂自作異方之  
聲聞奏旣移於白日窮規以悅於皇情於是詔繁藏以頌  
賜命象晉以迴眾九夷八蠻喜氣溢於咸第戎戎五狄歡  
聲動於岐雍豈獨納密廟而見稱獻漢廷而足重微臣賀  
華夷之混一敢承舞而獻頌

劉允文

允文元和時官左威衛錄事參軍

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

吳之數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居農實邦本錫貢  
多品厥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  
北之路自城而遠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支遠脈  
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  
萬箱豈伊洽沂之功實由灌溉之利故縣取常熟咸無膏  
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縣是填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  
咨殖物痛矣郡守隴西李素居中字人原始觀弊則曰在  
穿導之遂開於本道康使吏部尚書韓公公秉文惟謹施  
德惠人發令爲道觀風悅隨人無間言我得從政攝令吳  
縣主簿李仲芳果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丹邑之役則  
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曠復善供命乃計  
功量日候陳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  
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來繩直不日  
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  
爲長流實自新制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  
備嗟呼塘之壅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

仁宏多應用高簡易以越前所未暇遠今而行之其志哉則

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況山川襟帶之

廣林鹽沃澆之資規同九州殿列七縣其提封底績固良

二千石之能惟李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為信安未半歲而

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令清慎寡欲

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未方

搆患而郡邑連陷公敵白徒以捍狂寇挺拔凶黨修復城

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詔垂美必將大闢王

度紹休朝廷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為政也彼人士以允

文在公之字備詳其事請刻於石庶詞之可復銘曰

瞻彼塘矣昔之所關物利乘舟土膏其澤歲有漚塞時罔

疏濬誰為溢流變為廣瀉降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

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澗濬畜風雷政可

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

義實通方智俾經始濬自高岸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

於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宜立石川上雖無窮焉

柳公權

公權字誠懸兵部尚書公綽弟元和初進士累遷司封員

外郎歷穆敬文三朝皆侍書禁中文宗開成三年轉工部

侍郎遷學士承旨武宗朝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集賢院

學士遷金紫光祿大夫封河東郡公歷工部尚書咸通初

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

百丈山法正禪師碑銘

敷演毗尼洪嚴戒範草思探蹟會理研幽振發長途擺捐

素習入百丈溪山與眾悅隨豁谷脫遺身世年光六易度

根千餘

崔黃中

黃中開成時人

觀風驛新井記

自荆門至清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澆井疏源往往而有

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磽确而培長亭短亭三百  
餘家終日擊瓶入谷而汲暨乎暑氣炎熾天地燒燥金石  
提提半路已成溫湯居者既往來難通行者固不保其往  
元和六載我司空鄭公節度荆南下車之日緝摩巴徽統  
正楚風疏導瀆溜未暇細務三年政閒事簡因議路室委  
餽之事饑乏汲引之道訪於幕中寮佐僉曰地形峭峻意  
功多未即贊公公曰登陸求遠誠宜不卜然貳師鑿井焉  
有權泉愚叟移山素無巨力志之所至神亦或昭苟利於  
人不計藏鏹文使康度宣員絕俗仗義真副成規終此  
殊績於是程功厥事穴其路隅一日與春插俾應藝數  
騰沙培土二之日困於石飛鏈鼓火轉石磊砢三之日計  
功未畢瀆泉仄出泛濫激滴井上千夫囁噓喧呼揚灑甘  
溢提岳爭先巷無居人語笑道邊嗟呼夫善政養人之術  
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易若鄭公與一言土石之役濟  
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眾慮之表見機於不宰之初如此  
翊君為堯舜之代惠澤必浸於昆蟲贊國為華胥之朝思  
德已來無出其右易曰改邑不改井以君子清規長存斯  
公有焉黃中猥從鄉第得廁賓筵親事揚嘉猶未盡焉冀  
後來多士經此樂土知有仁焉

良玉不琢賦以安質溫潤無  
惟玉也稟堅白惟琢也散貞安璞且無瑕可重其良者德  
斯有比不在於文之故以素為貴也任其自然之資則道  
琢其章不得以曲肆其巧特達之節不得以無飾而疑鈇  
夫蓄溫潤以生輝見精神於照室發虹氣彰皓質欲磨不  
可每清貞以自持其美孔嘉在切磋而可必體乎智而其  
理以密合乎仁而其色斯溫既有求於剖璞寧不憚於焚  
毘諒成器之固念固全真之可敦嚙獻斗員來終見碎於  
亞父鄙成環可佩俾獲罪於叔孫舍其章積其潤恥從飾  
以變質豈匿瑕而為吝將奪價於運城笑如泥於利刃所  
寶者道不在其沽幸可貴於君子非買害於匹夫流水之  
文記其方今斯有他山之錯施其用今則無美可同於韞  
匱嫌匪生於掩瑜乘不磷不韞之道匪為珪為璧之徒則  
知玉之美者是吾寶也異宋人越鄉之患司城安得而使  
攻類晉侯外府之珍虞道固知而可假雖天子賜珪於朝  
亦琢亦雕諸侯受瑞於國亦磨亦刻所以尚其名尊其德  
豈徒文被褐之懷飾裁肪之色又有一拳可尚三獻未識  
侯覽者而求梅萼善價而不忒

李銑  
銑趙郡人美原丞漢子  
孫武試教婦人戰賦以題  
昔孫武以兵術于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月  
則乾效坤蓋材德之並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  
子孫恢霸圖慮併吞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孤矢之利  
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  
介馬萬營外多勁敵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  
之氣雖寡人之不德知將軍之自試聞女子之難令豈習

之而能致不然者則無以表將軍之異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召內宰出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令其令已申肅肅令其氣益振今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違當秉心以受教勿怙色而驕人於是建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惟王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而卻立西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圓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魏如虎可以服楚越備齊魯惟大王之悉親豈獨播於盧聲以婦人之講武王曰始也壯卿之術今也信卿之效將遇敵而可敵故難教而可教乃朝羣臣御正殿授以斧鉞使其攻戰王不失王道武不辱武戰戮二姬而顏色匪作制敵國而軍聲大變於是孫子用兵有獨斷之名尤不若吳王有割愛之善

### 韋公肅

公肅元和初為太常博士兼修撰

#### 請詳定藉田儀注奏

伏惟元和五年十一月勅將行藉田令有司詳定儀注伏緣藉田禮廢已五十餘年有司索牘無可簡尋今據禮經兼採開元乾元故事並徵前代沿革參酌詳定

#### 忌月太常停習郊廟樂疏

准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樂之音中外士庶咸罷慶樂伏尋經典竊恐乖宜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代襲斯旨惟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議禮官荀勗王洽曹耽王彪之並當時知禮者皆稱禮有忌日無忌月若有所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時從其議伏以承前所禁

## 全唐文

卷七百十三

韋公肅

張澹

皆在二十五月之中今既逾遠禮須改革臣又聞統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常經企及俯就下違聖哲之明訓下盡羣言上留元鑒不以私懷而踰於禮節又記曰是月禱使月樂明王制禮漸去其情不應以追遠而立禮反重也今太常停習郊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樂詳其前典情理不倫考其沿革又無所據儻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約禮之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

#### 鄭餘慶私廟配祀議

古者一娶九女所以於廟無二嫡自漢秦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祀之義於禮無嫌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歿崇尊並隨夫也禮稱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附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禮歿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配祀之義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享廟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婦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堯立宮而來之追成父志別為宮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何謹按魯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許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

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附於禮為宜

#### 張澹

潯河東開喜人以門蔭入仕太和中拜河南尹歷刑兵二部侍郎開成三年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

#### 諫信用方士疏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祚以來刻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又禮敬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自去年以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為送漸多臣伏見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夸街其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觀其藥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益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

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  
 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至如盧生徐  
 福樂大李少君其後姦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  
 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  
 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鍊藥人及所薦  
 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  
 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  
 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  
 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  
 使浮雲盡徹朝日增輝道化俾養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  
 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  
 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  
 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  
 款實其本職也

請罷內官復充館驛使疏

驛館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  
 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  
 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聽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  
 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  
 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  
 漸事有不便必誠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  
 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

曲元衝擅殺議

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  
 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撻於  
 齊人也元衝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  
 殘虐豈合均於常典相公成取貨於譽利母之死恃逆天

性犯則必誅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四

李宗閔

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貞元二十一年進士穆  
 宗朝為中書舍人文宗大和二年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累轉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七年罷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復為中書侍郎知政事封襄武縣侯坐交通劉稹流封  
 州宣宗立徙郴州司馬卒

隨論上下篇 并序

宗閔讀孟軻書至於王霸之說未嘗不嘆曰嗟乎知其時

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歎曰嗟  
 乎知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著隨論上  
 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  
 事者之云爾

論上

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  
 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  
 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所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  
 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  
 也不能由功以反變者也昔時紂為無道以流毒於羣邦  
 天下嚮然不待文王之仁人然後忻戴之也苟有息肩之  
 所則民莫不疾乎奔走如逃其水火焉當此之時有能扶  
 義陵戎除去大慙則民莫不爭被矢石以報其父兄之仇  
 故太公相武王起而革滅獨夫以成王業宜建其國雖無  
 大患於羣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仁且欲招而懷之也苟  
 微虐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國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此  
 之時有能匡飭暴強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誓  
 以休其戰伐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以  
 立乎霸功亦宜也誠使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知  
 下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知  
 孰前焉故仲尼稱管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諱豈有  
 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吾  
 不信也客曰然則古人為天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固也  
 所由曰道之不可易禮樂仁義之謂矣所遭曰時時之  
 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為天下也法天  
 而則地投時以任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為推其誠心而  
 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性樂其習俗保其奉命故

謂之至開一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為天下也始放四兜以除民害是故勤而不德時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為天下也始用肉刑以寒民心是故威而不能懷時又大變焉及湯武之為天下也始及干戈放殺昏虐是故勇而不能善時又大變焉及桓文之為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而不能革彼三王二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為相反哉勢異則事殊時遷則俗易執一不可以通變循古不可以制變是故觀時而立功論世而創業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代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因之不必法乎古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苟有以除之不必法乎古也為政者平理天下必法乎古人也况古之行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柱鼓瑟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遭變而不得時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為有道者也昔者王莽嘗為德化矣不問可否語必援經不量人心動必據古於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嘗為仁義矣楚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興商道霸諸侯一戰而為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為天下傳笑此不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之時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跡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跡耶嗚呼自周室下衰諸侯故恣仁義之道隨沒於干戈微管仲中國幾為戎矣而曰不足為也孰可為之哉

論下

客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

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已而直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潔其身而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為恥以屈道為辱不以屈身為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潔其身而退焉進退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為然哉為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人民有不寧者聖人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遲遲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天下病百姓哉此伊尹之所以樂為割烹而不顧其恥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倖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為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難執執之事吾亦為之取舍唯其義也然則趨時不可以潔已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猶迫亡者趨拯溺者濡豈樂為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運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奈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為諒也觀懸懸之危有救之道小霸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為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誦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干進務入者懼其為利也苟不知為利於辱何有哉容曰然則仲尼不蒙恥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恥而不得當也豈不願之乎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

人塵其言猶且惡說諸侯環軻於天下莫幸時君之一悟王風之變其存心過合慳慳而不能已焉終無可奈何故逐於管斥於齊圍於匡蒲厄於陳蔡相違狼狽於楚鄭之間其道逾窮其進彌塞而不知者以仲尼之為欲顯榮其名位富貴其躬者也孰知聖人急於扶世而不恤其難者哉故嘗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於是及公山弗擾以費呼而欲從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恥焉可也今牛鼎雖為辱猶不愈於公山氏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愚有仲尼枉已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潔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濯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物不礙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為觀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象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鼎之恥吾將歌誦之不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馬公家廟碑

元和十五年夏六月有詔天平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扶風縣開國伯馬公作三廟於京師秋九月新廟成冬十月有一日命公母弟推攝祭行陞祔之禮既卒事推率其族人耆老相與言曰馬氏之先以功名顯於周漢之際下親晉氏族世衰衰今公起自窮身遂為方伯克有宗廟勳亦至矣願得銘之於石以示後人俾其無忘艱難而世世享祀不絕其亦可乎咸以為然公名愬字會元扶風茂陵人也昔韓伯益掌上下草木鳥獸歷夏殷周世不失職其後造父事穆王有勞賜之趙城氏後七世至叔帶去周適晉事文侯後三世生風為晉三卿遂尊國事後八世與韓魏三分晉地建國稱王後五世趙

之公族有名者將趙有功封馬服君其子孫因別為馬氏自奢七世至通為漢武帝侍中以二千石始自邯鄲徙茂陵於是屬右扶風故號扶風馬氏在三國時多仕於蜀更宋至宇文周連連有人公之五代祖曰士儒為隋江亳二州刺史亳州生伯達入唐舉進士為懷河內尉樂黃老長生之說棄官從孫思邈遊隱於茅山河內生顏舉進士又舉八科士於高宗天后朝為御史尚書兵部郎屬天下羅織熾起以不證皇族罪用失其官已而嘆曰吾雖不達

年民窮而無告兵驕而好亂公至則布以誠信示之法式纖悉而不苟寬柔而有威居一年人盡安田益闢三軍百吏上下有節上聞之進封扶風伯加銀青光祿大夫復追贈王父為尚書工部郎中祖母蕭氏為扶風郡太夫人封皇考為兵部尚書母鄭氏為榮陽郡太夫人以哀寵之命立三廟備致祭以告成功嗚呼人之富貴顯榮以祀其先祖世多有之如公之起不失政終始如其志者斯亦難矣得不謂之大孝乎明著後世可以無愧銘曰

所以飲食震作之端既詳其無他狀遂賄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絹千匹以錫之為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馭馬籥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冊公為太尉葬有日官給秘器及就遣道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墓俟其返度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等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於後且不宜拒遂鋪其學學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啟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歷世為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州長史生大璉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揚州倉曹參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寬明而有制內顯而敏外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對聖座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汶愛之奏為監察御史按雲陽丞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奸胥窮律旨奏流咸季刑曹郎罷所居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眾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為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稱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為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善泊郡史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算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為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堂上拜曰敬桑梓宜如是叱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為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頓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京師畿數起

今皇帝即位六月東藩臣愆使使者上言有司以臣名數謬登禮當廟祠皇帝曰昔我憲考聰明聖武兵衛四出掃亂遂撫鄆封庇宇二邦仍世不虞民痛無告卒驕而頑苞奸窺隙以萬以千汝來尸之莫不順然朕初即位汝通報政嗜汝爵邑書於功令愆拜稽首敢辭休命皇帝曰咨我無汝私慕人不龔汝則治之齊人不安汝則緩之勤亦至矣而賞何卑命汝為伯即封於岐愆拜稽首非臣之力陛下先臣實有明德臣蒙其慶幸以守職皇帝曰咨我今有詔追榮爾先以昭爾孝啟爾土宇錫爾宗廟愆拜稽首死無以報乃命李推作廟京師由門及堂不偏不慙豐壘刻桶秩秩施施是卜是擇仲月吉日三廟之主第升於室登降享獻饗齋齋標公猶居外推奉以行克薦誠敬如公在廷神祇安樂福祿來并維公之與蓋自諸生維艱維難乃克有成咨爾後嗣無忘此銘

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陽令功化甚美縣人傳之榮陽生皇考諱係年十歲則受左氏春秋日記萬言後方以經明行高歷仕諸侯由檢校尚書職方郎中為吉州刺史治行卓尤升聞於朝進褒州名加賜命服竟以官卒公既孤追念世業以為五代祖有文才仕隋官不過郡吏高祖父懷至道曾王父有陰德鬱積而未發王父皇考惠澤在人而皆存不議於朝歿而祭於寢重祥累慶其不在茲乎乃刻心自修以道迎天之休學明德成名聲四聞於諸侯辟書文至公又言曰古之貧無以祭必求仁者之粟然則不以其道雖日用三牲不如魚菽之為潔也故在滑與中貴人近在閭不協于柳寬是以瀆於死而厄窮十年公亦不悔憲宗即位知公之賢追刺泉慶二州以御史中丞都護日南以國子祭酒觀祭於桂以往升御史大夫師於百越徵拜尚書刑部侍郎享副丞相晉公討淮西淮西平遂代晉公鎮其地加工部尚書治蔡州居一年蔡人和且寧遷於許州而并有殿蔡朝京師留拜禮部尚書華州刺史而為鎮國軍元和十四年齊寇始誅朝廷以其地廣人眾易生搖動析其都府別為一道而分豐漢之田以益之命為帥齊人之不廷於今六十

上即位五年正月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巳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惻憫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

并序



價京西諸侯相率開粟公移之簡書徵秦晉之舟之說西  
鎮愾收去條今粟流於秦元和四年為御史中丞歲中  
知京兆尹六年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  
赦而歸獨配因為隔遠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為竟至今用  
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  
蜀長慶初與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置為刑部尚書復鹽  
鐵久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為  
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為  
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宜置  
京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  
以使屬公加司徒今上踐祚急召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二  
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  
宰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既出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耶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  
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上於策太史嘗次遷亦如之  
故人用安其為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總管管桂  
窮年不死一吏賦一職而群務自濟凡朝廷平准取郡  
沐下滄景干戈不息者十五年饋餉資費隨其緩急而  
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間滯琵琶導潁河以漕輕舟師人坐  
受其飽疏三門挽沉石以濟巨艦關中遂忘其饑薦皇甫  
縛之強敏而縛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  
宗信矯制釋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欺為深涉徐  
境導齟齬而為忠繫人曰真宰相器也權征之外有雜緡  
率貢內帑號為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歲貢  
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泊丞相晉公專

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公方從容以贊其成及滄  
景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總賦秉政未嘗  
書笏為記善於啟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  
務密匡於上行已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過多被恩  
澤權利去雷如在諸已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  
相印與晉國泊一二公同輔於上趨嚮甚直雅符於道苟  
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  
厚重而前列亦爭待之乃見公之所為與嚮之所知者期  
公蓋甚良也公既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  
明之所祐耶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銳之女嗣子式秘  
書丞砥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日冰始投京兆  
府參軍事器度宏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日起與公三人俱  
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  
幾日而起以戶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閭之士咸來哭賀郡  
吏之執籍繁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  
相國程公昇今荊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  
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在歲太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惟是太原福祥  
其奔再持化權樞揆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自元和  
公秉貨泉憲穆敬文洎茲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執親惟煮  
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饑食惟巨  
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遺網條一施莫越  
其規御眾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惟揚  
漕務其將公之雷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十年相府  
使符隨其與租公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紛其外始直其裏  
始承其風畏公之遠及與之同泳公之義仁人之跡歿而  
乃熾揭於茲碑不仆不倚

御史中丞贈太保李良臣墓碑

庚子歲嗣天子即位謂百執事曰先皇帝平定海內中興  
我唐惟二三臣工孰為大命曰亦帥司空光顏其尤者始  
戰於夏又戰於蜀大戰於蔡終功於齊皆者嘉庸實為上  
將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庭命為宰相賜甲第內宴以  
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  
亂天子詔公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罷鎮於  
許昌又數月汴宋軍反逐其帥立其次將奔以請天子聞  
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勅自以麾下萬人晝夜  
兼行一戰而摧其鋒遂傳於城下賊眾惶駭斬奔首以獻  
汴宋平朝廷冊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遠大饗勞於是百  
城之長與三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天  
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祖父始自  
北土歸於天朝世總部兵為國保障先公太保功烈尤多  
而皆從事諸侯止於裨將備休委社集光顏弟兄今先人  
盛德未彰而光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  
司馬武功蘇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勳在王府明著先  
公之美於後世於古為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  
久而益傳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命惶恐辭  
不敢當伏念百吏於宰相皆僚屬也又何敢讓退視公行  
狀而著其語曰太保諱良臣其先皇帝之子曰昌封於弱  
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之其後子孫世世為大人號阿跌  
部遂以為氏至太保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部君  
長爭歸之嘗思因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唐初受命  
太宗召見與語奇其材能拜為銀青光祿大夫難州州刺  
史充定塞軍使賜車服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